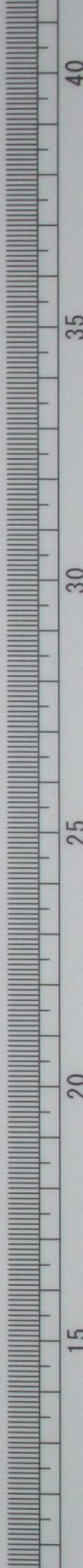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5
6



詩經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韻本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

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本韻

而此也○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

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韻本蔦與女蘿施

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

F0005-161

有臧韻本○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

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韻本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韻本

小序謂諸公刺幽王是集傳謂燕兄弟親

戚之詩死喪語固可不忌然如彼雨雪二

句確同履霜堅冰之義則何以云又每章

有豈伊異人語及云兄弟匪他亦非善辭

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牽音、鹿、麗

左傳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

渴德音來括韻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賦本韻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韻本式燕且譽好爾無射本韻也

○雖無旨酒

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二幾字同韻

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本韻也

○陟彼高岡析其

柞薪韻通

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

寫韻本兮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韻本四牡騤

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韻本

○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

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鄒
肇敏曰思得變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
鄭袖陳平給闕氏之計耳以嬖易嬖其何
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
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
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為倍義而傷教亦
已甚矣閱此可以擊節集傳謂此燕樂其
新昏之詩若是則何關國故何玄子謂幽
王宮人思賢女代褒姒為后依序略變仿
佛關雎又足哂焉

按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
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固取此詩之得賢
女為昏也然不可知其為何人事矣

車牽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本韻興

而此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

下同○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覲我

二人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近是厲幽二王雖皆

無道而幽之信讒為尤著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開、至、後、方、知、此、起、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籩豆有楚，
 穀核維旅本韻，酒既和旨，飲酒孔偕本韻，鐘鼓既設，舉
 醕逸逸本韻，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本韻，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本韻，賦○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罔烈祖，以洽百禮本韻，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本韻，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本韻，○賓之初筵，温温其恭

見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合其坐遷屢舞僂僂本韻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本韻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邊豆屢舞傲傲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傒傒字嘷

通韻餘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本韻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本韻○凡此飲酒

或醉或不本韻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本韻式勿從謂無俾大秦怠本韻匪言

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本韻三爵

不識矧敢多又韻本

衛武公飲酒悔過出後漢書注引韓詩說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為衛武公刺時

一此章言唯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

燕飲下六句言大射之事毛傳謂燕射鄭

氏謂大射按君唯大射射必以燕即燕射

也燕必以賓即賓射也前人分別諸名皆

非以祈爾爵罰不勝者爵也亦是為射飲

酒也〇二此章言惟祭乃飲酒也前八句

言祭後六句言飲福之事其湛曰樂二句

子孫獻尸也子孫即主人賓載手仇二句

賓客獻尸也酌彼康爵二句尸酢主人及

酢賓也又祭畢而燕亦在其內以其飲酒

故曰康爵康安也時時祭也以見四時之

祭皆飲酒也以上二章一言射一言祭以

見古非射非祭不飲酒故言此以為戒飲

之發端云〇三以下三章皆言飲酒之

失也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所

以極歡心致誠意也漢人謂之屬某起舞

是也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則

不可故皆以屢舞言其醉以是爲眼目而屢舞之中又有由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始曰舍其坐遷屢舞僂僂猶是僅遷徙其坐處耳僂僂踟躕自得貌再曰亂我邊豆屢舞傲傲則且亂其有楚之邊豆矣傲傲欹傾貌無復僂僂之狀矣亦唯其傲傲故亂及邊豆也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傴傴甚至冠弁亦不正矣傴傴盤旋不休貌亦惟其傴傴故使弁側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

于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五章既立之監二句是正言立制之善處舊謂欲令皆醉非也謂凡此飲酒之人有或醉者或不醉者爲醉者之不善故立之監而佐之史所以伺察其醉否也今彼醉之不善者胡反以不醉爲恥哉集傳云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語義欠明由醉之言二句謂其醉言無實如可使出童殺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

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其變易情志不畏于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爵不識二句謂三爵之禮亦不識况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夫人量有寬窄何以知其量止三爵乎醉而失德者多因寬量飲而不止所致若三爵便已昏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失德耶况以不識為無所記更不知欲其

記何事也大抵釋詩必須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間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貴釋詩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後人馴順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一、在、字、見、委魚在在藻有頽其首王在在鎬隔句豈樂飲

酒本韻○興酒也下同○魚在在藻有萃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本韻○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非阿序者大抵習為曲說

不悉辨也集傳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只得如此說然云在鎬其為西周王者固無疑鄒肇敏以為武王飲至何玄子踵之因以豈樂為愷旋之樂按豈愷同亦樂也其云軍旋作愷樂他經未見唯見于周禮此偽書不足信也愷旋疑秦漢之說武王時安得有之必欲以為武王詩則謂武王初都鎬之作亦可味二在字及有那其居句似有祝其永遠在是而奠安之意然未敢以為必然也

三章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諸解于桑扈篇受福不那那字訓多此篇那字訓安豈可隨文改訓如是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本承韻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上、作、兩、益、文、注玄衮及黼韻本也興○觴沸檻泉言采其芹韻本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通韻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駉寫、服、飾、有、別、致、妙、義載駉君子所屆本韻○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韻本彼交匪紆天子所予韻本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本韻也○維柞之枝其葉蓬

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本韻也○汎汎楊舟

紉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本韻也○優哉游哉亦是戾本韻也

小序謂刺幽王非集傳謂天子所以答魚

藻亦鑿大抵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

命之詩詩云何錫予之天子命之是也

章雖無予之又何予之承上予之之文轉

出所與之物解者謂意猶以為薄是泥其

詞而誤也觀又何予之句自明○四平平
韓詩作便便安順義亦作辯毛傳云辯治
未聞

采菽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本韻也

也○爾之遠矣民胥然本韻也矣爾之教矣民胥

傲本韻也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瘉本韻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本韻也○老馬反為駒

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本韻也○此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韻本○雨雪瀼瀼見晁日消莫肯下遺式居
婁驕韻本○雨雪浮浮見晁日流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韻本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
佞謂刺幽王或是因幽王好讒必以此詩
為刺讒矣然詩中無指讒之事首章言兄
弟帶昏姻三章單言兄弟以兄弟為尤重
也何玄子謂寵任昏姻疎遠兄弟故首章
謂兄弟昏姻不宜相遠下章單言兄弟不

言昏姻此為臆解昏姻者指何人乎恐人
惑其說故及之

四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一方字不必泥民
通貴賤而言即不令之兄弟也以疎遠之
故相怨于一處而已集傳云相怨者各據
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
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
怨者哉說詩入理障宋人之大病也○五
此言王寵任小人也寵任小人自然疎遠
骨肉老馬二句喻其不勝任也如食二句

喻其貪殘也。○六此承第二章爾教民傲而言謂小人如猱本善升木又反教之塗已汚矣又塗附之是益增其惡矣故正言君子若有徽猷則小人並屬之而為善矣。○七雨雪陰凝喻兄弟疑怨王若加以恩澤則疑怨可釋如雨雪見日而消也。今乃莫肯以恩澤下遺其居處猶數數驕慢何哉集傳引張說謂讒言遇明者自止既以雨雪喻讒言于莫肯下遺意不貫則解之曰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迂折

難通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韻本興也○有苑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韻本興也○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通韻餘本韻興而此也
 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概是王待諸侯不以

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

章一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
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
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
為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
足動而履之之謂故訓動郝仲與謂猶樂
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證謂上帝甚蹈
厲不可自暱于晏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
也何王不言蹈當作神既從國策諸書以蹈
作神又何書而又別解上帝為王混亂之

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極何立

子曰劇同劇者古以為勞倦之意晉人所

謂小極○二邁舊皆訓行無可議集傳訓

過曰求之過其分曲解以合大序不欲朝

之意故遵序者莫若集傳也○三居以凶

矜舊皆謂居民以凶矜之地矜危也亦無

可議集傳謂乃徒然自取凶矜也凶矜遭

凶禍而可憐也亦曲解以合序

菀柳三章章八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本韻賦○彼都人士臺

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

不說本韻○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

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本韻○彼都人士

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本韻○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

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本韻矣

小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此亦何止衣服

乎此襲禮緇衣為說也詩云彼都明是東

周人指西周而言蓋想舊都人物之盛傷

今不見而作

一章周舊說謂忠信集傳謂鎬京當從集傳

二章臺笠緇撮季明德曰臺笠出田時所

戴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以在國言

如此分疏亦通君子女集傳謂都人貴家

之女据辭義此章言庶民之家下三章乃

言貴家今雖不必如是分疏然綢直如髮

與臺笠緇撮相當何得以此為貴家耶綢

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緻

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

言經通論 卷十一
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罕譬之妙且以髮喻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薑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乎又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復又此咏其髮之直後又咏其髮之曲亦矛盾此言如髮者以髮之本末而言也咏其卷髮者以其縮髻也孔疏謂其鬢邊短髮未然○三章尹吉鄭氏曰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按人皆謂尹氏姑氏之女者猶詩言

齊姜宋子後世言鍾禮郝法之類其謂周室昏姻之舊姓者謂周室之人皆與尹姑舊姓爲昏娶其女也李氏何人乃曰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誤認尹氏姑氏互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如蠶與衛風頌如蝨蟻螭首蛾眉是一例語此等語咏美人獨讓三百篇後人不能爲亦不敢爲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韻本

賦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為期。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既而叙其室家之樂，不知何取義也。

一曲局字妙，與卷髮如蠶迥別。五日為期，二句五日成言也。六日調笑之意，言本五日為期，今六日尚不瞻見，只是過期之意，不必定泥為六日而咏也。鄭氏以其

不近理，改為五月六月，吁何其固哉。單言釣不言狩，已從簡言釣亦只維魴及鱖一句，上下皆虛衍及過遞語，殆簡而又簡。

采芣四章章四句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也。韻本賦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韻本賦也。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韻本賦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

有成王心則寧

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營謝功成徒役作此集傳謂徒役南行者作此語意不明如是則下章何以云歸云有成乎小序謂刺幽王黃東發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菴之去序耶此篇與崧高同一事分大小雅者此爲士役美召伯之作彼爲朝臣美申伯之作此爲短章彼爲大篇也嚴氏以此第三章我師我旅及第四章烈烈征師爲平淮之役

非也兩事非一時豈有士役一詩中兼咏兩事者且崧高詩亦只言營謝不言平淮也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本韻
也興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本韻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本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本韻
也賦

此思見君子之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何
玄子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
槩與菁莪相類今細味實有不同者菁莪
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
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
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况其樂如何云
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也。比而賦也。下同。○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

子不猶韻本○漉池三。比。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韻本○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
人實勞我心韻本○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
惻惻視我邁邁韻本○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韻本○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韻本○有扁斯石履之卑
兮之子之遠俾我疢韻本兮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周人爲之作是詩
集傳以爲申后作按此詩情景淒涼造語
真率以爲申后作自可郝仲輿曰愚幼受

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托刺故序不可易也何玄子駁之曰驪山之事不可舉以責申后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弒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鄒肇敏謂觀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深宮其賦白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爲允愚按郝氏佞序最屬可恨故錄何氏之

駁于此俾人無惑焉

一章凡詩興比之義大抵不能盡詳如白華白茅舊解皆以爲白華喻后白茅喻妾按白者取潔白之義白華白茅何所分焉比意不楚集傳謂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又象以比夫婦益疎愚意白華白茅皆以比己之潔管兮東兮者所以狀華與茅之用也且下章總言白雲露此二物更可見○二章華茅已白矣又有英英之白雲而露之使其滋養生

長又以比王無恩澤于我不如白雲也○
五章鼓鐘于宮即所見以喻之○六章此則以
七章鴛鴦比妾以鶴自比也○八章此則以鴛鴦比
九章已與王也○十章有扁斯石二句言此扁石
 為人踐履何其甚卑見其不可以卑為尊
 也集傳云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
 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此類悍
 妒之婦罵夫古人必無此語意
 此詩八章凡八比甚奇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韻本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韻本
興也○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
下同能趨韻本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
 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
 能極韻本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
 載之

小序謂刺亂無刺意集傳謂此微賤勞苦
 而思有所托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謂禽鳥
 亦有教誨及後車之事豈真誤讀大學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而以此詩為鳥言耶可
 嘆也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為咏此詩
 五之字自我而言飲食教誨言平日教養
 之事先言飲食後言教誨者先養後教也
 命後車載之者稱王之命也又按舊解謂
 大臣出使小臣為介依托于卿大夫而望
 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然于末二句命字
 謂字不合且意志卑陋以飲食為先奚足
 錄焉

縣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韻本之

賦也○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

韻本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

韻本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

韻本酌言醕之

人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按詩中君子有酒句

與他篇同而下三章言獻酢醕主賓之禮

悉具毫無刺意毛鄭謂庶人之禮則篇中

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

得如此說但必以瓠葉兔首為薄物未免

詩經通論 卷十一
執泥古人之意後人豈知或偶舉二物爲
言無不可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
人東征不遑朝本賦也○漸漸之石維其

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

韻本矣○有豕白蹄用、事、奇、備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韻本矣

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謂幽王亦
無据

一不遑朝猶不能晨夜之意○三集傳引

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

皆白眾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

正指既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

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姪炳曰將雨既

雨諸說紛如總因泥下離畢之義認爲苦

雨與鶴鳴蟻垤之說同一可哂愚謂出師

日久二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

沾以此爲苦若東山零雨特就歸途所遇

而言不可以彼例此也豕性或喜羣聚卑

濕之所有之若謂喜雨至于游泳波漣鮮
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為
興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
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
不遑他事兩兩相况意直捷而味深雋此
說甚佳存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本韻矣興
同下○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韻本○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

飽本韻

此遭時饑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
也與兔爰略同

三章牂羊二句但覺其奇妙然不能深得其
解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
留言不可久也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留中
無雨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
之餘百物彫耗如此按二說似皆非確義
然集傳較近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韻本

興也○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韻本

為匪民韻本○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韻本○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

車行彼周道韻本

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

三匪兕匪虎順承上匪民匪字用來全不

必泥猶云此兕也此虎也以兕虎率彼曠

野興征夫朝夕在途與下以狐率彼幽草

興棧車行于周道同為一例語如必欲泥

匪字則以三句為倒字法曰率彼曠野者

非兕非虎耶亦可也從來人皆不知執泥

匪字求解孔氏謂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

久不得歸宿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

獸無異乎後人皆從之按詩人從不說理

如此解便與說理何異且語亦拙陋又與

下有芄者狐絕不一例因悟大序謂視民

如禽獸亦已主此解矣集傳以此章為賦

下章為興豈有詞同而體異之理蓋亦沿

舊解之誤故致此也因嘆千古少善說詩

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附論儀禮六笙詩

六笙詩者儀禮所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崇丘由儀也曷謂之笙詩儀禮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詩所由名也六
笙詩本不在三百篇中係作序者所妄入

既無其詩第存其篇名于詩中今愚概從
刪去論之曰古之作樂者取三百篇以爲
歌用其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諸律呂別
製爲詩猶漢以下一代皆有樂章也此六
詩者樂中用以吹笙者也儀禮本文以鹿
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以魚麗諸
詩曰歌以由庚諸詩曰笙皆可驗郊特牲
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
聲爲貴匏竹爲賤以堂上爲貴堂下爲賤
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

詩經通論 卷十一 禮
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以爲樂章且亦不敢褻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則獨奏之由庚三篇則間歌奏之此儀禮作樂用詩之大畧也儀禮之書作于周末去三百篇之世已遠其云作樂歌鹿鳴諸詩與詩旨亦不相涉况其爲笙詩于三百篇更奚與哉自序詩者又出儀禮之後見儀禮此文認以爲三百篇中所遺者于是妄以六篇之名入于詩中見儀禮以南陔白華華黍笙于鹿鳴三篇之後故以之共爲鹿

鳴之什見儀禮間歌以由庚崇丘山儀笙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中故以之附于其後既不見笙詩之辭第据其名妄解其義以示序存而詩亡于南陔白華皆言孝子因前後諸詩爲忠故以孝厠其間用意甚稚夫諸詩既爲朝廟所用言臣之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華黍爲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儀則難揣摩其義第泛言萬物得所之意以合乎國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彿杜撰昭

言經通論 卷十二 三十一
然可見由是傳之于世詩有三百十一篇
矣按古所傳詩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詩三
百舉成數言之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
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
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
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以及漢之讖
緯諸書亦無不言三百五篇者皆歷歷可
證漢世從無三百十一篇之說且詩自秦
後未有一篇缺失不應唯經所用爲笙詩
者則盡失之此卽問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况人謂序作于周人詩既失矣序何由存
序既存矣詩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且
儀禮之樂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禮記大
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同鄉飲酒燕
禮大射皆云奏陔此卽南陔大射又云奏狸首
及公入鶩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
樂章名皆有辭也笙詩六篇同是一類觀
此則當時作樂被于八音諸器皆係別有
樂章唯用三百篇爲歌甚明矣左傳于文
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

言經通論 卷十一 二 小雅 三 四八
金奏亦可驗第此諸樂章所習者爲工瞽
之徒附于樂以行又篇帙寥寥無多故樂
亡而詩與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經聖人
手定衰然巨帙傳之于學士大夫朝夕絃
誦宜乎其獨存也幸而序詩者不以肆夏
等篇名亦入于三百篇若入之又令後人
枉生疑障議論叢起矣此愚之獨斷自信
爲確然無疑者不知何以從來說詩家竟
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紛然猜擬各出意見
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謂辭義皆

亡夫他不亡何以獨亡儀禮所用之爲笙
詩前已辯之矣劉原父以亡作無謂本有
聲而無詞董氏鄭樵氏主其說而朱仲晦
從之朱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
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据儀禮用字亦畧
見及而不虞其不知別爲樂章而以爲無
詞也辯之者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
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亦無由有
其義矣郝氏曰辭生于心聲托于器樂由
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

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
 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未
 可以此為有聲無辭之證也以上辯無辭
 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為非三百篇之詩
 也朱又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
 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尤可笑
 射與投壺所歌者狸首騶虞以鼓為之節
 也若以南陔諸詩為鼓而無辭則狸首騶
 虞亦無辭乎既謂之譜自無有辭既有南
 陔諸名自非為譜何貿貿也至于執儀禮

工歌之序為據謂毛公所移篇次為失于
 是復移易之沾沾自喜謂悉依儀禮正之
 嗟乎則是以儀禮為經三百篇為傳顛倒
 惑亂至于如此更何足與辯哉于是後人
 又有求其說而不可得別為怪誕之論者
 鄒肇敏謂六篇之辭即在小雅之內南陔
 即天保云云何玄子踵其意而變之謂南
 陔即草蟲云云皆不備錄競出新意逞奇鬪巧
 滔滔奚止更足嘆也故愚將此篇名直從
 刪去俾還三百五篇之舊勿令別製樂章

以亂聖人各得其所之雅頌爰詳述其意
附諸小雅末焉

雙流李天根校

詩經通論卷十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韻本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韻本

文王孫子韻本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韻本○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韻本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韻本○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

哉天命有商孫子韻本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韻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韻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韻本○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韻本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韻本○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韻本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韻本更不可作轉

小序謂文王受命作周非也文王未嘗為

王無受命之說偽武成曰文王誕膺天命

惟九年大統未集正與此同皆誣文王也

呂覽引此詩以為周公作近之集傳因以

為戒成王則亦可以想見爾

章一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有天下以後之

辭雖原本于文王不可泥為命文王耳不

顯不字楊慎陸深皆作不謂古字通從之

後放此不說文大也○章二 疊爾雅訓勉毛

傳亦云疊疊勉也集傳云勉強之貌增強

字非又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
人見其若有所勉耳既不以爲勉如按聖何又加強字耶
人豈無勉功中庸云不勉而中非是集傳
乃爲此翰旋之說豈信中庸不信周公乎
集傳亦謂不顯亦世倒句法○三此章單
周公作也承凡周之士言而歸美于文王也○四嚴
氏曰侯維也服釋文云事也用也言服行
其職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于周九服
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
不通○五王之蓋臣承上殷士言謂此殷

士今皆爲王所進用之臣豈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義自明順集傳曰于是呼王
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
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
夫云爾其自爲迂拙如此○六言殷克配
上帝與上永言配命對照更覺可畏所以
宜鑒殷而知大命之難得也○七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非寫天事微妙無聲氣可尋
若是亦何關於正旨哉正言其可畏也予
庸言錄云天界人以是日聽人之爲善爲

惡可畏哉正此意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

本韻○賦也下同

○摯仲氏任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本韻

○維此文王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本韻

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本韻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

本韻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本韻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本韻○有

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總上二句纘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本韻○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本韻○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

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本韻

此敘周家二母以及文王武王之事亦所

以告成王與毛維黃曰大明頌二母而未

及尙父邑姜已在其中蓋芝本醴源文詞

之妙所謂意到而筆不到耳本朝鄭文陶
章一挾猶持也集傳訓有非○二章摯仲氏任
鄒肇敏曰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
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耶此說良是
來嫁于周二句集傳云嬪于京疊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滹沱嬪于虞
按書曰降言其下嫁也曰嬪言其成婦也
曰滹沱詳其地名也曰虞詳其國名也此
詩正與之同來嫁始嫁也嬪成婦也周國
名也本地名為國 京京師之地也古人立言悉

有文理其層次毫忽不苟乃皆誤以詩書
為疊言胡文理淺事尙不之知而談經耶
身毛傳曰重平聲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孔
氏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古人解析
字義其精如此集傳但曰身懷孕也甚粗
○三章方國為方百里之國孟子曰文王由
方百起是也鄭氏謂四方來附之國向來
從之非○五章覲未詳韓詩作磬說文云諭
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
集傳云覲磬也覲不訓磬又引說文云覲

言終必言 卷一三 五
譬也字亦誤妹少女之稱女將歸故易卦
名歸妹天妹尊稱之也猶王曰天王之義
造舟爲梁當時適有此事故詩及之爾雅
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云云而毛傳用之
恐涉附會○六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連讀
于周于京總第二章大任來嫁于周曰嬪
于京言之謂得纘大任之業者其女維莘
也纘字畧斷女維莘倒字法也○七維予
侯興鄭氏解侯爲諸侯謂武王也集傳以
侯爲維非○八涼韓詩作亮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
不詳、好復陶穴未有家室本韻○此○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本韻○賦○周原膺膺堇荼如飴爰始
爰謀爰契我龜日止日時築室于茲本韻○迺
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本韻○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本韻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本韻
○揀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

百堵皆興馨鼓弗勝韻本○迺立皋門皋門有

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韻本○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韻本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昆夷駢矣維其喙韻本矣○虞芮質

厥成文王蹶厥生韻本予曰有䟽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小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亦是集傳謂

周公戒成王之詩則臆測矣孫文融曰若

周公戒成王詩豈應稱古公耶是也

孫文融曰此詩不但稱古公且仍書其名

乃後又稱文王豈武王初克商甫尊文王

尙未追王大王是彼時作耶按此誠不可

曉季明德以末章言文王與大王不相連

屬疑爲錯簡殊妄左傳昭二年已賦絲之

卒章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矣

章一陶說文瓦器也蓋瓠斝之屬復者平地

累土爲之故曰復穴者土中室也復穴雖

皆土所爲而以瓠斝之類斝之復則以拒

風雨穴則以隔土氣集傳云陶窰竈也復

重窰也絕不明○章二走馬顧野王作趣馬

是古不乘馬而走趣字或省作走耳趣馬亦官名○三章嚴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若齊實董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董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董于酒寘董于肉為證蓋以此董為爾雅葍董之董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董肉之董則與酖毒同類與茶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詩人稱周原之美不應言其宜毒

物也且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
姪炳曰釋草曰齧苦董此董乃苦董詩與苦茶並舉而見甘美耳亦非美惡成宜之說也更是○四章此章言其定民居田畝也
○五章司空司徒司馬商世所有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故武王牧誓呼此三官而此詩以築室之故召此二官也毛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釋詩者無不述之予謂禮自言先後之義詩曰俾立室家應前未有室家也曰

作廟翼翼特重之辭也不必定以禮為證然宗廟之重于室家亦自可見矣。六章集傳曰此言治宮室非也上章言治宮室矣此言築牆也予嘗聞木工言必須築室畢然後築牆彼傳識語云先打牆莫思量今可見古亦如此又可見詩人立言之有次第也。○七章郭門曰皋門正門曰應門當時所命名後因以為天子門名耳社則天子諸侯皆立之。八章肆不殄厥愠二句必指當時與昆夷之事實言今不可考矣觀二

厥字與下章虞芮質厥成二句二厥字同可見彼為事實則此章亦事實可知。九章文王蹶厥生蹶字難解然其義自承上句虞芮質厥成來而文王乃為之蹶厥生大約是謂動其生讓畔之心耳解者離上句釋之便紛然摹擬益無是處矣

縣九章章六句

芄芄械樸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千聲本韻
之興。○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本韻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本韻○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

邁六師及韻本之比而賦也下同○倬彼雲漢為章于

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韻本○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韻本

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謂文王能官人

差些蓋襲左傳釋卷耳之說

一章此二章言文王得助祭之事也鄭氏

皆指文王祭言是觀兩章皆有濟濟辟王

句及左右字可見先言左右趣之汎謂其

趨踰也下則單指奉璋之事而言也集傳

循序官人之意故但謂德盛而人心歸附

趨向泛甚蓋本之歐蘇○三章此章言文王

得征伐之士也○四章此章言文王法天之

文章以興文治而作人材也○五章此承上

章而言追琢金玉皆人力勉然之事又以

見文王益加勉乎其文而綱紀此四方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天文也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人文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韻本君子干祿豈弟

也○興○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攸降本韻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本韻也。○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也。○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本韻也矣興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本韻也。小序謂受祖大序因以為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集傳詩緝則以為文王或又以為武王意思此篇與上篇亦相似大抵咏其祭祀而獲福因祭祀及其助祭者以見其作人之

盛則謂文王為近也。章一 干祿干天之祿也猶言求福與下福祿攸降及求福不回為一例語祿自我干福自我求故福祿攸降非他人所預也集傳誤認作論語子張學干祿為不美字樣因為之回護曰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絕可哂且士人干王者之祿王者則干何人之祿而為之回護併此亦不一思何也。章二 此言祭時用圭瓚也即所用金玉美器以咏之而見君

子既祭獲福祿也。○三章此言作人也上篇
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此言鳶戾天魚躍
淵亦見魚鳥文藻揆及天淵之意故亦曰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下三章則皆以祭
祀獲福言之。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韻本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本韻○賦○惠于
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韻本○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韻本○肆戎疾不殄烈假不
瑕韻本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韻本○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韻通

小序謂文王所以興是嚴氏謂皆言文王
之所以聖謂文王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
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按此詩自以首章
為主首章特言文王之母則以下言文王
之聖即是言其所由以聖也嚴說非是此
篇只重大任其大姜固帶言而大妣亦不
重

章一思齊者言其為母道也思媚者言其為婦道也大妣嗣徽音嗣其思齊思媚也○
章二謂此篇不重大妣者若重則不當言刑于寡妻矣○下三章皆言文王之聖正見其所由聖處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韻○賦也下
同○作之屏之其鬻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例本韻啓之辟之其櫜其楛攘之剔之其麋其

栢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本韻○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

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本韻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本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本韻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通韻王此大邦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本韻○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誕先登于岸本韻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韻本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
 祜以對于天下韻本○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韻本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韻本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
 邦之方下民之王韻本○帝謂文王子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韻本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韻本臨衝閑閑崇墉言
 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韻本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韻本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

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韻本
 小序謂美周泛混大抵上篇思齊與此篇
 皆咏文王思齊則述文王之母大任上及
 王母大姜此篇則述文王之祖大王父王
 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見其為聖也
 章一 二國商周也獲得也商周之政大不相
 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監民定而言舊解
 二國為夏商不應遠及夏且此者本國及
 紂云也若夏商亦不云此矣于是猶恐不
 達于天下民情也維彼四方之國而究之

度之不敢自己也。○二章串或作患大意謂大王于岐周之地修治林木上帝遷此明德之君所患之夷亦滿路而不恣內又有天立厥配之大姜爲助而我周所受之命從茲堅固也。○三章帝上帝也柞械拔而松柏兌往來道通人物蕃盛于是始成其爲邦而有君矣故曰帝作邦作對作對猶對于天下也自大伯王季以來由大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興故言王季先及大伯因心者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受大伯之讓而

不辭則是能友矣下單承則友言則友其兄因以篤慶錫光描摹家庭一段藹然致祥光景也舊解皆切合受讓上糾纏作解古人作詩要無此意。○五章此言帝告文王以爲西伯之事也文王爲西伯紂使之征伐畔援猶跋扈也歆羨猶覬覦也無然謂無使其然誕先登于岸謂先據高以制下也于是密人之不恭則征之不恭卽畔援歆羨之類岸鄭氏謂獄固非集傳說作道無論解詩不可說入理障且下密人不恭

如何接得去又以道為岸彼岸釋氏之教也解詩不可入吾儒之理況可入釋氏之理耶○六章此言定都也謂依其在周京之時蓋從伐密之侵阮來在伐密以後也集傳云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按既云過密又云出以侵密無異醉夢語可怪殊甚且侵阮本謂密人即上侵阮徂共也乃云侵密尤不通鮮原必是地名今無考或据竹書紀年為地名以證此書不可信○七章

帝謂予懷文王之明德其整旅過旅之時不大其聲音與色相也不長其侈大與變革也集傳解不大句謂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全本中庸說理不知中庸斷章取義豈可從乎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本韻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本韻賦○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本韻○虛業維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

韻本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

逢矇眴奏公

韻本

小序謂民始附混謬語文王以前民不附乎大王遷岐何以從之如歸市也大序謂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規摹孟子樂其有麋鹿魚鼈為說然而遺下二章言作樂之義矣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鐘鼓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予按其分章法是已其謂民樂亦是孟子推說詩意以告

齊王詩但言庶民攻之之速子來之誠雖未嘗不可言同樂然而詩則無此意也

章一集傳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

靈之所為也此係臆解且使靈字之義反

說得小家矣○章二白鳥大抵是鷺然亦可

謂之鶴也鹿本駭而伏魚本潛而躍皆言

其自得而無畏人之意寫物理入妙章三論

論鐘鼓之節度不必改作倫○章四辟靡非

天子之學戴仲培楊用修皆闢之今按毛

傳第言水旋丘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鄭

氏于文王有聲篇曰武王于鎬京行辟靡之禮皆不言天子之學自王制曰天子之學曰辟靡毛傳輯王制之時鄭在其後而皆不之信則王制之說果未然也大抵辟君也靡和也文王有聲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靡正可證謂之辟靡者作樂之地也故莊子言歷代之樂曰文王有辟靡是矣鎬京辟靡者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而亦法文王為作樂之地焉然則辟靡既非學即毛傳水旋丘如璧之說亦

非實然自有此說而以魯頌泮水為半璧之形所自來矣鼙鼓甚新則知革音不獨用牛矣乃或反疑之作為別解非公公庭毛傳訓事非國風云公庭萬舞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或云公庭或云庭或云公皆取協韻耳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韻本

賦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

王之孚韻本○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詩經通論 卷十三 大雅 第廿三、句、應

孝思維則本韻○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

思昭哉第四句韻嗣服本韻○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

斯年受天之祜本韻○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

萬斯年不遐有佐本韻

小序謂繼文是蓋咏武王也

章下後也武繼也迹也即下繩其祖武之

武謂下世而能步武乎前人者維周也以

其世世有哲王也傳箋解此亦皆明集傳

忽云下義未詳或亦字當作文無論詩多

拗字處處皆然且下言三后中有文王豈

有下言三后而上又言文武者乎此不通

于文義也其云下義未詳吾患其武義未

詳豈止下義而已此不通于字義也自集

傳為此猜疑之說故嚴氏因為之解曰武

王之心上文不上武嗟乎既不上武何以

諡為武而其樂亦名武乎武王取天下以

武故諡以武樂亦名武初未嘗諱也下篇

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伐崇伐密且

以武名況武王乎偽傳說又因以下作大

尤謬此皆下義未詳之說害之故如此○

五繩其祖武兼祖考言集傳曰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義云按此等不通雅論直當遠屏不必載之篇簡乃有鯁生者拾其所吐棄方奉為至寶又不足嗤已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築城伊洑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本韻王后烝哉賦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本韻王后烝哉賦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本韻皇王烝哉賦也○錫京辟靡自西自東本韻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本韻皇王烝哉賦也○考卜維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本韻之武王烝哉賦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本韻武王烝哉興也
小序謂繼伐以詩中既伐于崇而言此詩豈重此句哉集傳謂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是矣

烝說文火氣上行贊其熾盛升進之意舊說謂君非如王后皇王卽君也又曰君哉可乎首二章詩中皆有文王字故下贊之曰文王烝哉末二章詩中皆有武王字故下贊之曰武王烝哉首末言文武者以見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皆言武王鄧潛谷說如此今爲推廣之言武王者本其崩後之謚而言也言王后皇王者本其在生爲君而言也四章詩中有王后字故三四兩章皆言王后烝哉三章作豐伊匹書洛

話作周匹休謂營洛與周爲匹此謂營鎬與豐爲匹也聿追來孝孝文王也四章維豐之垣謂作豐之籓籬也維翰作豐之屏翰也四方攸同大君之象惟武王可當文王不敢當也五章豐水東注直言鎬在豐水之東也六七兩章始露鎬京字正見文筆隱顯之妙然七章始言宅是鎬京則以前皆是營鎬而寫其氣象如此也八章孔氏曰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任之以官者

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

或必欲標此詩為成王時之詩愚謂正不必夫曰武王人豈有不知為成王時詩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本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也下同賦○誕彌厥

月先生如達不折不副無蓓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

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隔二句與誕寘之平

林會伐平林同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上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韻本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韻本蓺之荏

菽荏苒施施禾役穰穰韻本麻麥幪幪瓜瓞嗶

啐韻本○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褰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韻本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韻本○誕降嘉

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

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韻本○誕我祀

如何或春或掄或籩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韻本取羝以較載燔載

烈以興嗣歲韻本○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

始升韻本上帝居歆與下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韻本以迄于今見上

小序謂尊祖大序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

故推以配天集傳從之謂周公制禮尊后

稷配天故作此詩何玄子謂此詩郊祀后

稷以祈穀也引左襄七年孟獻子曰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按詩言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及以興

嗣歲上帝居歆等語正言后稷種穀成始

修祀事興嗣來歲如後世祈穀之祭然鄭

氏以大序言郊祀以后稷配天即解詩中

所言為后稷配天事固紕謬無理而後人

以此詩為郊祀后稷以祈穀者亦取詩義

以證此詩之用按詩語自詩語詩用自詩

用今將詩語詩用混而為一吾未有以見

其然也集傳又謂受釐頒胙之禮詩中無

一字及之更不足辯

此詩周公述始祖后稷誕生之異以及其播種百穀之功而肇修祀典也

章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或云元妃歷來相傳如此然有可疑高辛氏帝嚳也與堯為弟兄何以堯不用而舜始用之或曰堯官之矣然后稷之生其異如此是有聖德而宜有天下也丹朱不肖何不傳弟而必傳異姓耶且詩何不言帝嚳之子而言其母姜嫄何也此皆可疑也以弗無子字拗難解似謂弗使其無子鄭氏以弗作板謂板

除其無子之疾殊迂鑿履帝武敏歆按史記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史記必有所本與詩句合列子亦云但列子偽書在史記後不足信故鄭氏循之為解又按魯頌亦述姜嫄事彙括此詩為言曰上帝是依其微辭正可想見亦是明證自歐陽氏以來辨其不經者多矣然履帝武之義如毛傳謂履高辛氏之迹從于帝而見于天亦自可通其如誕寘之隘巷一章作何解豈有從帝禋祀所求而得之

子如是多方以棄寘之乎庶民之家尚不如此奚况帝子蓋棄之者怪之也怪之者以其非人道之所感也若鄧潛谷季明德以為姜嫄未嫁而生子則又過矣人惟知駁解詩者而于詩第三章則不敢于議論何也或謂羊七月而生此亦七月故棄之然曰誕彌厥月則如達明謂易生魯頌亦曰彌月不遲可證大抵上古世事本多奇異而詩人形容或不無過正如後人作文喜取異事妝點使其文勝耳不如且依舊

解存其異迹賞其奇文可也○章居然生子居然二字非拗文也其于無入道之感意亦顯然○章腓芘同字乳之也會伐平林但言伐木不言人收鳥乃去矣亦但言鳥去不言人收皆用縮筆有意到筆不到之妙○章五即有邵家室毛傳曰邵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邵孔氏曰邵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遷之他所也羅泌駁之曰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

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取于有駘氏曰大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而姜姓之駘在于瑯琊固不同也何玄子曰瑯琊之駘固齊地乃有逢伯陵所居大姜祖也然大姜之有台据列女傳作有吕吕台相似疑但當作吕耳吕姜姓也國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嫫固姜姓或是訛有吕為有台轉訛為有郃未

可知也羅說是何說亦存之。○七章輒為祭行月令冬祀行本此以興嗣歲祈來歲也。○八章印我也鄭氏曰我后稷也終言后稷肇祀至于今承而行之幸得無罪悔也以是作收意淳辭質。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